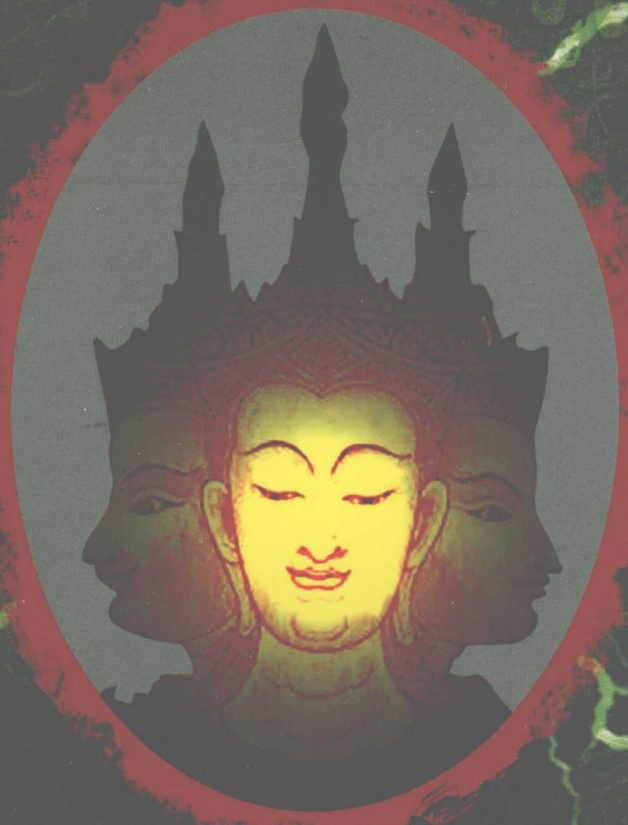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蒲岸●著

梵天之眼

ॐ ऐये ओ नमः भगवते



蒲岸 ● 著

梵天之眼

ॐ ऐये ओ ॠ भ्रह्म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梵天之眼 / 蒲岸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8.10

ISBN 978-7-80173-750-2

I. 梵... II. 蒲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5136 号

梵天之眼

作 者 蒲 岸
策划编辑 郎爱民
责任编辑 潘建农
美术编辑 姚 静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20.75 印张 428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750-2
定 价 28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季风亚洲的密码

舒飞廉

《达芬奇密码》以书以电影，旋风般地刮过中国，这个，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现在去回想，依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悬疑作品，以文字与影像超流行的个案，令当时刚刚涌现的本土悬疑写作兴奋不已，年轻一代悬疑作家团队的出现，由蔡骏到周德东到李西闽到周浩晖、雷米等人，跟这个其实有关系。

好莱坞的制作，赋予这个电影惊悚的气氛，流畅的结构与华丽的场景，但我觉得，最成功的，还是将原作符号学的意味，展现得非常的充分，一个符号学的教授，天命神授，得到破解西方文明核心命题的机会，他与美丽的女友历经千辛万苦，无数的劫杀，终于在卢浮宫下得证菩提，悬疑小说的长处与挑选的隐密符号，给文本带来了令人激动不已的神性，就像《魔戒》一样，让读者去感受创世与受洗的狂喜。这个已经是经过了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调理过的文本了，作为新的类型小说，它与福尔摩斯与克里斯蒂娜们已经不太一样，除掉繁复的技巧之外，它们的主题被给予更多的象征意味。

这样与严肃文艺类型合流的倾向，在麦家的电视剧《暗算》里，也得到了展现。解放前的敌特故事，固然是引人入胜，但是这个文本与《一双绣花鞋》已经不一样了，打动观众的，除了主人公的革命情怀，更多的，恐怕还是主人公大乘佛教中的悲悯情怀，所以当他死去，他的妻子，由他的身体里取出来的是一串刻写着密码的佛珠。当然，有见识的观众，也可以由前几年流行的电影《无间道》里看到佛光，那也是一个悬疑故事。

以上，说明了悬疑作品的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以曲折的故事、悬疑的手法，去破解中国式密码的可能性，在这些中国式的密码里，藏着我们最深入的宗教体验，最隐秘的人间情



怀，最执著的家国感触。关键是：怎么样的一些密码，怎么样的一些符号，值得我们去将它挑选出来。

我喜欢蒲岸兄的《梵天之眼》，也是由此出发。带着先入为主的执见，一定会被此行业内的有识之士嘲笑，毕竟，在许多人看来，类型文学，特别是悬疑什么的，好看，吓人，看过后，就该统统忘记，去阳光下生活。这个对，也不对，任何文学样式，都应该有去破解存在之谜的可能性。

也是一个符号学的年轻学者，也有一个名叫夏晓薇的美女陪伴着他，由中国东部滨海城市“虞江”，一直到西南的贵州，掉进一个明清以后，由印度、日本、俄罗斯诸国的学者与强盗们组成的迷局里。蒲岸兄给他们的寻找，设定的彩头，是一颗巨大无比的钻石。它同另外一颗钻石，一起被植入梵天神的眼眸里，很多年前，它们的符号学的意味，除了无比的值钱外，一颗，象征着毁灭，一颗象征着新生，而毁灭与新生的轮回，正是季风亚洲最核心的命题。

与这颗钻石在蒲岸兄亦真亦幻的故事里的遭遇一样，钻石经印度到东南亚到中国的西南再到中国的东部腹地，正好是佛教一千余年前，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一条路线，据说，也是中国人种走出埃及，经南亚东南亚由中国西南的高原进入内地的途径，说起来，跟辣椒传入中国的路线图，也是差不多的。

所以蒲岸兄溯流而上去寻找这个佛眼的秘密的时候，沈默与美丽女友的劫难与见闻，也就特别地引发关注，与白发如霜的泰戈尔们扯到一起，也就不那么突兀了。

跟着他们，去踏上神奇的解开密码的旅途。佛眼的光华，与贵州深山里的情调，都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敞开，显得如此的丰富与迷人。令对中国密码有兴趣的读者不虚此行。

（舒飞廉，《今古传奇》主编，网络作家，散文集《飞廉的村庄》曾受到陈村等名家高度评价。）

唤醒神秘的历史

景旭枫

《梵天之眼》这部小说让我感到震撼，这是一部浩大的，史诗级别作品。

小说从一个遥远的传说入手，徐徐拉开了一道厚重的帷幕，将读者带入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纵深。

印度南方迈索尔王国塞林加神庙里供奉着一尊大梵天神像，神像的两只眼睛是两颗巨大的黑钻石。1750 年的一个雨夜，法国士兵伊迪耶杀死了看守神庙的巴巴老人，剜下两只佛眼……

小说真正的开始是从虞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夏青被杀着墨。临终前，夏青教授留下神秘的线索，他的学生沈默和女儿夏晓薇无可选择地开始解谜之旅。故事以教授之死引发，以寻找“佛眼”贯穿全文。从夏青、沈默、夏晓薇到李旻，甚至于杀手易龙，每一个人物都有无法逃避的宿命。随着故事的推进，我们发现，夏青之死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。沉睡在时间深处的某段神秘历史正在渐渐地被蒲岸魔法般地唤醒，而唤醒的结果也许是灾难性的。

《梵天之眼》采用全知的视角来叙述整个故事，小说分为三部分：缘生、烟云、镜花，每一部分都有其不同的精彩：“缘生”部分涉及相当一部分历史知识，而这些知识绝非戏说，而是有据可查，般般可考。这部分应当属此书的“硬货”。在读这一部分时，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丹·布朗的《达·芬奇密码》。“烟云”部分实写民国时期的一段往事，通过李旻，带出一个神秘的部落，进而揭开一个特殊宗族的秘史。真实而且生动，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。恍惚之中，让我感觉像读《尘埃落定》。“镜花”部分重新回到现实中来，让沈默一千人等按照李旻留下的地图寻找佛眼。而日本人、俄国人也不甘寂寞地涉足其间。保护者？掠夺者？是敌？是友？是杀手？

是兄弟？乱花渐欲迷人眼。相当多的人物会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。

这部作品的题材是新鲜的，至少我本人还没有看到国内有与之相似的作品。而且，作者对于文字的驾驭颇为老练，字里行间有一种博大的纵深感。这种纵深感来自于两个方面，纵向是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，横向是包括中国、印度、缅甸在内的季风亚洲广袤的山川。整部作品雄浑沉郁，大气磅礴，具有史诗一般的分量。

蒲岸告诉我，这部书只是半个故事。是的，在本书结尾的时候，表面上看各色人物都有了自己的结局或者说归宿，杀手与恶人一个个死去。吊诡的是本书的两个主人公的命运，夏晓薇下落不明，沈默却莫名其妙地躺在虞江精神病院里！让人隐隐约约感觉到，接下来的故事会有一种山崩地裂的力度。

“故事就像时间长河里的浪花儿，这一朵灭了，另一朵又起。只要时间不止，故事就会不绝。”——这是蒲岸写在后记里的一句话。要想知道后面半个故事会怎样，我想不外乎两个办法。其一，发明某种仪器从蒲岸的脑子里掏出来。其二，让我们耐心地等待。

（景旭枫，作家，编剧。其作品《天眼》获得第四届新浪原创文学大赛推理类金奖、最佳悬念奖、影视改编奖，并被改编为电视剧。）

楔子…3

卷一 缘生

- 第一章 死亡…8
- 第二章 归人…9
- 第三章 录音…15
- 第四章 解密…19
- 第五章 迷惑…27
- 第六章 杀手…31
- 第七章 曾平…34
- 第八章 寻访…39
- 第九章 日记…44

- 第十章 旅途…51
- 第十一章 白夜…57
- 第十二章 幻觉…63
- 第十三章 回家…68
- 第十四章 古籍…75
- 第十五章 祸起…85
- 第十六章 棋子…91
- 第十七章 寻人…95

目录

卷二 烟云

- 第 十 八 章 往事…110
第 十 九 章 邕沙…115
第 二 十 章 石门…119
第 二 十 一 章 部落…126
第 二 十 二 章 羈迷…134
第 二 十 三 章 婴儿…147
第 二 十 四 章 罹难…152
第 二 十 五 章 逃亡…168
第 二 十 六 章 绝地…172
第 二 十 七 章 离去…186
第 二 十 八 章 故人…194
第 二 十 九 章 同行…208

卷三 镜花

- 第 三 十 章 跋涉…220
第 三 十 一 章 怪歌…226
第 三 十 二 章 洞穴…259
第 三 十 三 章 规则…271
第 三 十 四 章 喋血…281
第 三 十 五 章 嬗变…290
第 三 十 六 章 坠落…307
并非尾声的尾声…318
后记…321

目 录

题 记

真相淹没在谎言里，如同一粒粟米掩埋在沙漠中。一样的颜色，相似的外形。若再想将它甄别出来，纵然吹尽狂沙，怕也无能为力。但是，那一粒粟米总是存在的。我知道，你也即将知道。

楔子

1750年9月7日。夜。

迈索尔的天空格外怪异。大片大片的云彩仿佛从血浆里刚刚浸泡过的布匹，湿漉漉地挂在天上，红得怕人。

迈索尔王宫笼罩在一片惨淡的红光里，海市蜃楼一般虚幻。

王宫门前，宽阔的驿道，黑压压的人群。

佝偻的老人，天真的孩子。虔诚地跪倒在尘埃里，黄土没过了他们的膝盖。

人们诚惶诚恐地祈祷：婆罗贺摩——圣明的大梵天！让迷途的黑暗回家吧！

几个荷枪实弹的法国士兵在人们身边逡巡。

风，平地而起，凭空而逝。挟带着尘埃，诡异地掠过。

闪电蓦然撕裂夜空，一声惊雷凭空而下。

驿道边，一棵古树巨大的枝丫落地，泛起一阵焦糊的怪味。

黑暗终于降临——像一只突然返巢的乌鸦，翅膀带着风，羽毛携着雨……

风雨如注……

人们四散逃离，惊恐万状。

伊迪耶·阿鲁埃在雨中狂奔。

这是一次计划了很久的叛逃，伊迪耶从遥远的法兰西来到印度已经三年了，

他再也不想待下去，不想。伊迪耶一路疯跑，逃出了迈索尔城，逃到城郊的丛林里。暴雨淋湿了身上的一切——衣服，火枪。这段路，伊迪耶私下已经往返很多次了，所以，他并不担心迷路。何况，塞林加神庙的影子已经依稀可见。

“开门！开门！”伊迪耶的枪托撞击神庙的木门，厚厚的木门发出沉闷的“砰砰”声。

“谁？谁在叫门？都快把门砸坏了！”门房里，看守庙宇的巴巴老人还没有睡。是哪个冒失的小僧侣又来寻找遗落的东西了，他想。“哈努曼，哈努曼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”随着巴巴老人的呼唤，一只猴子从黑暗中跳出来，爬上巴巴老人的肩膀。

巴巴老人开门。

“识相点，不许动！动一动我就打死你！”伊迪耶将火枪对准了巴巴老人的胸膛，那只被叫做哈努曼的猴子受了惊吓，尖叫一声跑掉了。火枪已经被雨淋湿了，打不响。伊迪耶知道，可是巴巴老人不知道。伊迪耶知道巴巴老人不知道，所以他才一直用火枪抵着巴巴老人的胸膛。

巴巴老人见到过法国兵用火枪杀人，“砰”地一声响，人的身体上就会出现一个血洞。巴巴老人不想让自己的身体出现血洞，所以，他乖乖地举起双手。

伊迪耶并没有因为巴巴老人举起双手而放过他，一把尖刀深深地刺进了巴巴老人的胸膛。那把刀就斜插在伊迪耶腰间，抽出来很容易。巴巴老人惊恐地睁大眼睛，浓浓的眉毛往上挑起，张了张嘴，喷出一口血。血溅到伊迪耶的身上，有些新鲜的腥味，这味道让伊迪耶感到兴奋。伊迪耶的手臂再次用力一捅，再往回一抽，巴巴老人慢慢地倒在了地上。

伊迪耶反手关门，抬起手臂，嗅了嗅鲜血的味道。用身上的衣服擦净刀上的血迹，把刀放回腰间的刀鞘。视线穿过雨幕里庙宇的院落，伊迪耶看到了另外一扇门，那是神殿的正门。高大，宏伟。那肯定是虚掩着的，伊迪耶知道，过于自信的印度教徒以为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不敢冒犯神祇。但是，他们忘记了先哲的话：过度的自信等同于愚蠢。

伊迪耶冲出门房，穿过雨幕，跑到大殿门前，抬起一只脚。由于潮湿的缘故，门枢发出一阵“吱吱”的响声。伊迪耶搬来了梯子，他熟悉这里，就像熟悉自己的家一样。他知道梯子放在哪里，他甚至知道梯子上面有几根钉子。因为，他对今晚的事情，已经谋划了很久。伊迪耶把梯子搭在婆罗贺摩的石像上，梯子的顶端刚好靠着神像的鼻梁。刚刚好，一切都刚刚好。伊迪耶放下火枪，爬上梯子……

巴巴老人在血泊中醒来，他睁开眼睛，看到伊迪耶正爬上梯子。巴巴老人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不！不能！不能让他得逞。巴巴老人心里喊。他四肢并用，爬出门房，雨水浇在他身上，瞬间就淋湿了他的衣服。巴巴老人在泥水中一点一点地爬向神殿。

风雨交加，电闪雷鸣。

伊迪耶攀附在梯子上，双手在神像的脸上摸索着。最后，停在神像的眼睛上，双手不停地颤抖。他毫不迟疑地从腰间取出那把尖刀，刀尖刺向神像的眼睛……

“不！不要……”巴巴老人心里的声音很大，但嘴里的声音很弱，他的喉咙已经很难发出声音。此时，巴巴老人已经爬进大殿，看到了伊迪耶的举动。巴巴老人向着神像的方向，吃力地爬着，爬着。

伊迪耶已经挖出神像的左眼，又将尖刀刺向神像的右眼。

巴巴老人已经爬到神像前，伸出手，想去撼动梯子，但是，手臂已经失去了往常的力量，梯子纹丝不动。

神像的右眼脱离了眼窝，眼球已经攥在伊迪耶手心。此时，一声炸雷暴响，一道强烈的闪电划过夜空，透过门窗，照亮了整个大殿。失去了双眼的神像，眼窝空洞洞地看着伊迪耶，伊迪耶立时出了一身冷汗。

哈努曼，哈努曼在哪儿？能够帮得上忙的只有哈努曼了。巴巴老人把手指含在嘴里，打了一声唿哨。哈努曼，那只猴子，突然从黑暗的房梁上窜出来，从半

空里扑向伊迪耶。梯子倒了，伊迪耶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哈努曼依然紧紧地搂抱着伊迪耶，尖利的指甲抠进伊迪耶肩膀上的肉里。伊迪耶右手持刀，反手刺向背后，刚好刺中了哈努曼的脖子，哈努曼挣扎了几下，再没了动静。哈努曼死了。

伊迪耶从肩头推开哈努曼，摸索着站起来。把沾满猴血的尖刀在衣服上来回蹭了两下，放回腰间。伊迪耶突然感觉不对劲，左手心里明明攥着两颗佛眼，现在感觉只剩了一颗。用右手去左掌心摸索，的确只是一颗。伊迪耶慌了，连忙把手里的佛眼含进嘴里，俯下身去。神殿里一片漆黑，伊迪耶只能用双手在地板上摸索着。然而，却一无所获。伊迪耶知道，此地不可久留，否则，他会丢掉性命，那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来不及了，必须离开，马上。伊迪耶从腰间再一次抽出尖刀，叼在嘴里，挽起左腿的裤脚，在小腿上捏了捏，右手取刀，刺向自己的小腿，尖利的刀锋在肌肉上游走，小腿被划开了一道口子，血涌出来。伊迪耶无暇顾及处理血迹，将佛眼吐到左掌心，用力塞进刚刚划开的肉缝里。钻心的疼痛。割开自己的腿很疼，而且会影响自己行走的速度，没办法，这已经是最好的方案了。就算自己因为腿伤被捉住，也有可能侥幸活命。但是，如果将佛眼带在身上，不管是落到法国人、英国人或者土著人手里，自己都必死无疑。再则，在这样的雨夜，这珍贵的佛眼放在哪儿都有可能丢失，放在哪儿都不如放进自己的肉里。即使自己不幸丢了性命，佛眼也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

“伊迪耶！伊迪耶！你出来！我看到你了，你跑不了……”庙宇外面传来队长巴那·特罗亚的声音。巴那是伊迪耶的上司加好友，在战场上，伊迪耶曾经三次救过巴那的命。不过，这次，上士巴那·特罗亚是带人来捉拿逃兵伊迪耶·阿鲁埃的。巴那是个公私分明的人，他可不想让伊迪耶在自己手上逃走，那将被认为是他军旅生涯上的耻辱。“伊迪耶，你出来！”巴那·特罗亚在喊，实际上，他并没有看到伊迪耶。

伊迪耶取出事先带在身上的绷带，将腿上的伤口包扎好，站起来，伸展一下左腿，还好，虽然有些疼痛。伊迪耶是个久经沙场的士兵，这点伤，在他看来不算什么。

“伊迪耶，你跑不了啦！”巴那还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喊着，声音离神庙越来越远。

伊迪耶伸手去搬倒在地上的梯子，突然发现俯卧在地上的巴巴老人。巴巴老人已经奄奄一息了，眼睁睁看着伊迪耶的行径，却无能为力，呼吸也越来越困难。伊迪耶意识到，巴巴老人还没有死，他从门房爬进了神殿。伊迪耶甩掉手里的梯子，左手迅速地揪住巴巴老人浓密的头发，右手抽出匕首，手起刀落，将巴巴老人的头颅割了下来。巴巴老人的鲜血从颈子里喷出，溅得伊迪耶满脸都是血星子。伊迪耶手里提着巴巴老人的头颅，举到自己面前。巴巴老人的双眼依然喷射着怒火，直视着这个强盗。伊迪耶的尖刀再一次举起，刺向巴巴老人的眼睛。巴巴老人的两只眼球顷刻之间变成两汪液体，从两只眼窝里缓缓流出。

“砰砰，砰砰……”巴那在指挥士兵砸神庙的木门。

伊迪耶丢下巴巴老人的头颅，搬起梯子走出神殿。雨，依然下得很紧。神庙的木门被撞击得摇摇欲坠。巴那的声音就在门外，非常清晰：“快，再用力。”伊迪耶跑到院落的一角，那是他早就勘察好的地方，他把梯子搭在墙上，顺着梯子爬上了墙头。伊迪耶骑在墙头上，将梯子抽上去，他可不傻，不能留下梯子给巴那。没有梯子，这生满苔藓的石墙，在这样的雨天，就算巴那是一只蜥蜴，他也爬不上来。

木门被撞开了，黑暗中，一个士兵看到了墙头晃动的人影，高呼：“看！那儿……”

巴那有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，黑夜里也能看清楚常人看不到的东西，更何况伊迪耶是他的老朋友。“伊迪耶，快下来！”巴那一挥手，几个士兵习惯性地举起火枪，瞄准伊迪耶。

“哈哈……”伊迪耶纵声大笑，“巴那，我的朋友，开枪啊！如果你的火枪能打得响，我情愿死在你的枪下。”

“伊迪耶！作为一名帝国的士兵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你的行为会让阿鲁埃家族蒙羞的！为了帝国和家族的荣誉，请你下来！”巴那在雨中咆哮。

“巴那，巴那·特罗亚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我早已经厌倦了这里，厌倦了这里的一切！永无休止的征战和杀戮，死亡，饥饿，还有鼠疫！我讨厌这样的生活，讨厌！亲爱的朋友，我就要和这里的一切再见了，你应该为我高兴。祝你好运……”伊迪耶已经将梯子搬过墙头。

“快，快，上去抓住他！”巴那高声叫喊。几名士兵冲到石墙下面，可面对生满苔藓的石墙，他们手足无措。“人梯，快搭人梯！”巴那喊道。然而，石墙太高了，至少需要四个人叠在一起才能凑效。那些士兵，没有一个人的肩膀足以承受三个人的重量。

“再见了，巴那。再见了朋友们！”伊迪耶一边说，一边把梯子立到石墙外，他可不想跳下去，他的腿还在隐隐地疼，有了梯子就方便多了。伊迪耶顺着梯子，从容地走下来。当他的双脚踏上那块突起的岩石的时候，他的心里舒服极了。他知道，自己计划的第一步，成功了。神庙依山而建，别看从庙门到这堵墙仅有二十几米的距离，如果想从神庙的墙外绕到自己现在立脚的地方，巴那他们要足足跑上几十英里山路。那时，自己早就跑到了大不列颠帝国的控制区。

伊迪耶双手举起梯子，用力抛下山崖，除了自己脚下的那块岩石，旁边全都是陡峭的崖壁。伊迪耶曾经花费了整整一年的工夫来熟悉这些地形。岩石旁边斜生着一棵粗大的桦树，伊迪耶从腰间取出一根长长的绳子，一端系在树干上，另一端系在腰间。伊迪耶双手紧紧地抓住绳子，小心翼翼地坠下山崖。

雨，还在无休无止地下着。

这是曾平教授讲给沈默和夏晓薇的一个故事，我们就用它作为这部小说的开端。佛法是讲缘起的，而这个故事就是这部小说的缘起。



卷一 缘生

第一章 死亡

2006年9月9日，深夜，乌云遮月。

虞江大学的校园里一片沉寂，海风和涛声远远地传来。

依绿园3号A座二层，夏青教授书房里的灯光依然亮着。

蒙面人坐在夏青教授对面的沙发上，再次举起那张支票晃了晃说：“再问最后一次，你确定自己想好了？”

“再问一百次都一样。”夏青教授端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面，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微微颤动。

沉默，死一般的寂静。

蒙面人不耐烦地扯下头套，用力太猛，不小心带出了挂在胸前的护身符，一个黑色蝌蚪形状的古玉挂件。他将挂件放在唇边轻吻了一下，虔诚地塞回衣领里面。小东西润爽地滑过皮肤，紧贴在胸前。

夏青教授抬手扶了一下眼镜，冷漠地看着眼前这个相貌有些怪异的不速之客。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。隆起的颧骨和深陷的眼窝仿佛给这个人的面孔打上了印记。

高颧骨冷冷地看了看夏青教授，许久没有说话。片刻之后，霍地站起来，迅速拔出手枪，乌黑锃亮的枪口指向夏青瘦长的脑壳：“这事怕是咱们两个谁说了都不算。得问问它！”

夏青教授看着黑洞洞的枪口：“我们好像见过面？”

“有什么关系吗？在你临死之前想和要杀死你的人叙叙旧？”

“我知道我要死，从你扯下头套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已经不怕让我看到真面目了。只有在面对一个将死之人时，凶手才会如此从容——从容得几近嚣张。”

“你也很从容，很少有人能在枪口底下能这样从容，你让我很吃惊。”

“我这不是从容，只是无奈。当你的底牌亮出来之后，我还能有选择吗？既然知道必死，我不过是想死得像个人样儿……”夏青教授的手悄悄地伸向书桌下面一个隐秘的按钮。

“少啰嗦！来打开保险柜，把东西交出来。别想要花招！要不要我告诉你密码？45123279……”高颧骨得意地卖弄，脸上挂着冷笑。

保险柜低沉地轰鸣。

高颧骨在错愕中扣动了扳机。“噗”地一声轻响，子弹通过消音器飞出去。